

549.9

10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三卷

# 一個反抗者的話

畢 修 勺 譯



平 明 書 店 出 版

明  
元  
義  
會  
友  
平  
明  
書  
店

教授  
捐贈

## 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

這是一部俄國文學史的名著。作者比許多作家都更了解他的本國人和他們的文學。什麼抓住了俄國人的心，也就抓住了作者的心。而且他還會用適當的語言把牠表現出來。所以他是俄國文學的最好的解釋者。在本書裏他不但忠實的繪出俄國文學的全貌，抓住俄國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及背景，還在俄國文學中看出了爭自由鬥爭的發展和一個民族的渴望。作者在麵包與自由中所表示過的藝術觀念和社會思想在這裏也有闡明。

## 前 記

一個反抗者的話是克魯泡特金的第一部革命的著作。這書的前幾章是在1879年中寫的。他寫這幾章的時候，他看見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法國無產階級的再度覺醒，拉丁諸國勞動運動之迅速的發展，俄國青年之熱烈的獻身精神，德國社會主義宣傳的擴大，以及歐洲一般的經濟情形之瀕於崩潰，他以爲一個全歐洲的社會大革命就要爆發了（作者自己後來在1904年5月爲本書意大利文本作序時，曾這樣說過），他彷彿在向他的同胞們預言一個新時代的降臨，他好像要領導他那些目前尙陷在貧窮與勞役中間的弟兄去爭取新的黎明，所以他在那些文章裏用了不少帶煽動性的辭句。奔放的熱情無法制止地從他的筆端流下來，他的心同着全歐洲無產階級的心一塊兒在跳動，他丟開了寫地理學論文和調查報告時用的那種文體，丟開了爲自然雜誌寫科學文章用的那種文體，他現在要爲勞動階級講話，要向勞動階級講話，他要喚起勞動階級的熱情，也要敲擊資本主義社會的喪鐘。德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魯多夫·洛克爾（R.ROCKER）說：“在這書裏面燃燒着克魯泡特金的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

所感受的一切，他的心靈所銘刻的一切都在這書裏找到了一個極其深刻的表現”。這評語並不是誇張的。

克魯泡特金寫這書中所含的各章時，他的年齡不會到四十，他正在青春，但他已經經歷了一長段豐富的生活，和革命的鬥爭以及入獄逃獄的壯劇。他本是一個俄國皇族，却爲着革命放棄了爵位和財產；他本是一個有成就的地理學家，却爲着革命犧牲了學術界的榮譽。因此他能深刻地理解革命，更能真正“燃燒着革命的激情”。他有着深厚的科學的修養，所以就在他燃燒着革命的激情，充滿着青年的熱情時，他還能夠保持他那科學家的頭腦，他還能依據慎重思考的理解。在全書中他始終保持着兩個特色：喚起行動的熱情與合於論理的分析。此外作者還有着豐富的學識。像“代議政府”，“法律與強權”，“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篇，洛克爾評爲“證明作者淵博的歷史知識之光輝的論文”，早經分印小冊，在世界各地散佈甚廣。至於“告青年”，則已成爲社會主義宣傳品中的古典作品，差不多有了全世界各種文字的譯本，單是在中國就已有過三種譯文，流傳二三十年，數目在十萬冊以上，正如洛克爾所說：“從這燃燒着最深入人類愛與最高的理想主義的字裏行間，人們第一次得以正確地理解那個驚人的運動的精神（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這精神當時感動了成千的青年男女，使他們拋棄

了以前的生活，甘願過那種手工匠，農工，看護婦等等的艱苦的日子，去向人民報告關於他們的就要到來的解放的消息”。

本書各章和作者的後一本著作麵包與自由一樣，是用法文寫的，在日內瓦出版的法文刊物上發表的，所以也和麵包與自由一樣，書中引證的事例常常取自法國的生活，作者是以拉丁諸國的讀者為對象而寫這書的。後來作者在1919年為俄國勞働之聲社校訂本書的俄文譯本時，曾經為俄國和別的國家的讀者加添了不少的腳註，最後關於社會革命與經濟改革這個問題，作者還根據新的材料添上一篇“跋”，我已把它們譯出添加在中文譯本裏了。1919年的俄文本是本書的最新的本子（石川三四郎的日文譯本出版雖較後，但那是根據法文本翻譯的），可是距離現在也將近三十年了。而出版期更早的法文本則是六十幾年前的舊作。書中所舉事例到現在看，有的也許稍嫌陳舊，可是作者的主要的論據到今天還不曾被人推翻，新的事例反而供給了更多的補充材料。不但這樣，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後所寫的“跋”中預言的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實現，而且在第二次大戰剛結束的今天，人們又在呼籲“防止第三次大戰”了。今天讀着作者在1919年12月所寫的這一段話：

“只要某一些國家以為自己應當從事製造品的大量生產來賺錢致富，並且把另一些落後國家拿來任意分配，好讓

那些落後國家來供給它們需要的原料，而它們自己却靠着別人的勞力積蓄起財富來，只要這樣的事情存在一天，那麼像上次大戰那樣殘酷的戰爭便不可避免，並且還會有更殘酷的戰爭”。

誰能不“毛骨聳然”！

畢修勺先生的譯文由我匆匆校閱了一次。譯者另有序文一篇爲我刪去，現在只將那“序”的最後二節錄在這裏：

本書的原名是一個反抗者的話，共十九篇，其中有十幾篇是二十年前我在巴黎工作時候譯成的，文字方面頗有生硬與難懂之處，此次經我完全重譯過；‘告青年’一章有巴金的譯本，現在徵得他本人同意，仍用他的舊稿。

“本書與麵包與自由（法文本原名麵包略取）是姊妹作；本書是批評性的，凡盛行於今日各種制度，都用科學的眼光，加以批評，如我以上所說，是陳述病原的著作；麵包與自由是建設性的，探出病根之後，施以對症之藥，使人類可以恢復健康，社會可以達到安樂；法國大文豪左拉譽爲‘真理之詩’，爲十九世紀後半期社會科學的巨製，故讀了本書之後，必須再讀麵包與自由，纔能窺見克魯泡特金學說的全貌”。

巴 金

1947年6月5日

## 愛利賽·邵可侶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在監獄中<sup>1</sup>與我們的社會隔絕，迄今已有二年半了。他所受的刑罰是殘暴的，但強迫他緘默，使他對於最關心的問題，不能說話，則格外令他難受：如果不把他的口封住，他的被囚或者較不苦痛。他要恢復語言的使用，他要與他的朋友們重作業已中斷的談話，或者還須經過許多月許多年吧！

強迫我們朋友忍受的沉默時間，一定不是落空的，但由我們看來，這似乎是太長久了！生命很快地隱遁過去，我們悲哀地眼見光陰月以繼年地流逝了，而這世間最真實最高尚的聲音，却仍被關在深暗的牢獄中，不為我們所聽見。喧噪於我們耳際刺傷我們耳鼓的却是平庸的謠言，欺騙的說話與故意編造的似是而非的真理；人們硬要拖延時間，不使我們能早日聽見這誠懇而明白的語言，大胆地宣告人間的權利。

---

1 1882年下半年法國里昂因絲業工人過於貧困，發生兩次炸彈案件，該地的資產階級大起恐慌，六十左右的安那其主義者被捕，反動派報紙指克魯泡特金是革命運動的首領，克氏於12月22日早晨，在法國東部土農(Thonon)被憲兵逮捕，押至里昂；審判時，加以“莫須有”之罪，結果，克氏與其他三人，均被判處五年監禁。——譯者。

克雷服 (Clairvaux)<sup>2</sup> 的囚徒，從他的牢獄深處，固然沒有與朋友們談話的自由，但我們至少還記得我們的朋友，還有方法蒐集他從前發表過的言論，這就是我個人所能擔負的義務，我現在就很榮幸地來完成這個工作。克魯泡特金自1879年至1882年在安那其主義的刊物反抗者<sup>3</sup>中所發表的文章，由我看來，就有印成單行本的性質，它們不是隨偶然的事變寫成，而有自然的邏輯程序。思想的熱烈給它們以必要的統一性。因忠於科學的方法，著者首先陳述社會的一般情勢，說明他的恥辱、缺點、衝突與戰爭的因素；他研究國家的頹敗現象，他指出累積在舊廢墟中的顯著裂縫。其次，他申說現代歷史是適於無政府進化方面的經驗與事實，他指明這些事實的正確意義與其所含的教訓。最後，他在充公一章，把他根據觀察與經驗的思想，作一結論，並向善意的人們，不以知識為滿足而願意起來行動的志士們呼籲，要他們立刻參加解放的運動。

我不想在這裏稱頌著者的偉大。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們對於他所感到的好處，和盤托出，人們也許要懷疑我在瞎說或偏袒。我們只請他的法官甚或獄吏說出他們對於克魯泡特金的

---

2 克氏被禁的監獄就在此地。——譯者。

3 *Le Révolté* 半月刊1879年2月在瑞士的日內瓦創刊，由克魯泡特金等人撰稿。——譯者。



感想就夠了。凡是觀察過他個人生活的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他，不欽佩他的崇高智慧與充滿仁善的心胸。大家都承認他是真正高貴，真正純潔的學者。就是因為這些可敬的性格，他得過着流亡與被囚的生活吧！他的罪就是愛護窮人與弱者，就是代這些窮人與弱者抱不平。輿論都一致尊敬這個人，可是看見監獄之門依然固執地對他關着，大家並不感覺驚奇，好像崇高的性格與獻身的人品自然要受苦難似的！在監獄天井中見到克魯泡特金並與他交換敬禮的時候，我們勢必自問：“我呢，我為什麼還是自由的？這大概因為我沒有被禁在這裏的資格吧。

然而本書讀者毋需多看著者的人品，他們頂好注意他所陳述的思想的價值。這些思想，我很信任地把它們呈獻給正直的人們，希望他們對於著作，不要在開卷之前，遽下判斷，不要在沒有聽見之前，先發議論。請先祛除你們的成見，請暫時不要顧到你們自己的利益。翻閱此書的時候，請單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請暫時不要注意它的實行。著者只向你們要求一件事，就是請你們暫時注意他的理想！新社會實現時，大家都有幸福而不讓少數特權者獨佔大家的財富。如果這個願望——不論它如何飄忽——的確是誠意的，而不是一時的嗜好或興致，那末，就有一種意象掠過你們的眼前，你們不久或者會同意著者的主張。你們倘若與他同一願望，你們就會懂得他的說話。不

過，你們預先要知道這些思想不會使你們達到榮耀的地位，它們永遠不會有高官厚祿的報答；反之，它們或者會使你們的老朋友發生疑慮，因為信仰它們，或者會使在上的統治者給你們以突然的打擊。假如你們要追求正義，你們就應該等待不公道的迫害！

本書出版的時候，法國正在進行選舉。我不會太蠢笨地把這本著作介紹給候選議員的人，他們還有別的“義務”要盡，不過，我要一般選民把一個反抗者的話拿在手裏，我尤其要請他們仔細閱讀代議政府那一章。他們將在那裏看見他們應如何信任那些不擇手段地謀取國會代表位置的人們。現在一切都說得好聽。候選者是全知全能，無懈可擊的完美人物，但是選出之後的代表又將如何呢？待他們最後有了一份“王權”的時候，他們也會如過去的國王一樣，為權力的眩暈所迷，因而失掉一切機智與美德麼？他們真的決定履行他們屢次預許的諾言麼？他們在謀事者與游說者的醜惡環境中，怎麼能維持他們的人格呢？假定他們進議會時還是有德行的，在議會中混久之後，怎麼能不腐敗地出來呢？在這陰謀環境的影響之下，我們看見他們從左轉到右，好像被命定的機械所拖着似的：他們簡直是時鐘的假人一樣，以莊嚴的態度出來，在鐘上敲了鐘點之後，即虔誠地轉到鐘壁的後面去了。

得救之門並不在選擇新的主人。現在竟要我們安那其主義者，基督教的敵人，來向自稱基督教的整個社會，提出被尊為神的耶穌的說話：“不要稱任何人做：主人！主人！但願各人都做自己的主人。請不要把頭朝向官的講壇，請不要期待這喧噪的議會給我們以自由的說話，還是請聽聽從下層發出，有時要經過牢獄鐵柵的語聲吧。”

愛利賽·邵可侶

1885年10月1日於Clarens(瑞士)。

---

4 ELISÉE RECLUS (1830—1905) 法國著名地理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著有人與地，地與人，大地理，及進化與革命等書。——譯者。

## 自序

本書各章原是我爲我們的法文刊物 Le Révolté (反抗者) 寫的論文，從1879年它創刊時起到1882年尾止連續在該刊發表。我們的刊物當時在日內瓦出版，以拉丁諸國(尤其是法國)的讀者爲對象，因此我們的文章中所引證的事實常常取自法國的生活。這些文章的目的是在於——首先基本地闡明安那其主義，並批判現代的社會：特別注重安那其主義中對於國家，政治權利，代議政體，中央集權以及一般的權力等等的見解。

在這類的批判之後我又打算來闡明我們的社會生活的理想，和我們的建設性的工作，我寫了關於“充公”的文章(後來被編作本書的最後一章)，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另一系列論文的開端，但是它剛寫成，我就在法國被捕了。

1883年正月我被判處五年徒刑，在這期間我無法給我們的刊物寄稿。當時我的好友愛利賽·邵可侶積極地參加了我們安那其主義的宣傳工作，他把我以前在反抗者上面發表的文章編印成書，在1885年出版。他給這本書起了一個題名：Paroles d'un Révolté(一個反抗者的話)——顯然他想到了四十年代的

社會主義者拉門勒<sup>5</sup>的那本有名的書：*Parole d'un Croyant*  
(一個信仰者的話)。

本書中有幾章早已譯成俄文，由我們在日內瓦出版，共分二冊，題名是現代制度的崩壞。俄文全譯本也已在1905年刊行，書名却被譯作：一個反抗者的演說，現在我們仍沿用舊譯名，但它已不能完全符合邵可侶的意思了。

這冊新譯本我曾經仔細地校閱過，其中有兩三章還是重譯過的。

本書的續篇有俄文譯本，題作麵包與自由，也是將我在 *Le Révolté* (反抗者)和 *La Révolte* (反抗)<sup>6</sup> 上面發表的論文編印成書的。我在那本書中，解說了在最近的將來社會革命發生時我們所謂的建設的工作是什麼一回事，這就是說，怎樣來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和平等權利為基礎的社會；但這建設工作並非由政府發佈命令來完成，也不是由上而下，由複雜而簡單的建設，這却是依據安那其的原理而進行的建設——這即是說由社會本

---

5 F. ROBERT DE LAMENNAIS (1782-1854)，法國社會主義者。以前做過牧師，後來漸漸左傾。1834年公開脫離教會，刊行一個信仰者的話一書。1840年因社會主義思想和對教會的攻擊被判處一年徒刑。1848年被選為國民議會左派代表。——譯者。

6 反抗者後移在巴黎出版，因宣傳反軍備主義受壓迫，在1887年9月改名反抗 (*La Révolte*)。

身來進行建設工作，由村，區，同業公會，合作社等等簡單的細胞到城，省以及全體人民等複雜的有機體。

我已在前面說過，一個反抗者的話和麵包與自由二書中間有一個過渡的橋樑，即是本書的末章“充公”。這文章中引述的那些事實得到了一般人的熱切的注意，因此我又加添一點補充的解說，即是本書的“跋”。

P.克魯泡特金

1919年12月5日於Dmitroff村

(巴金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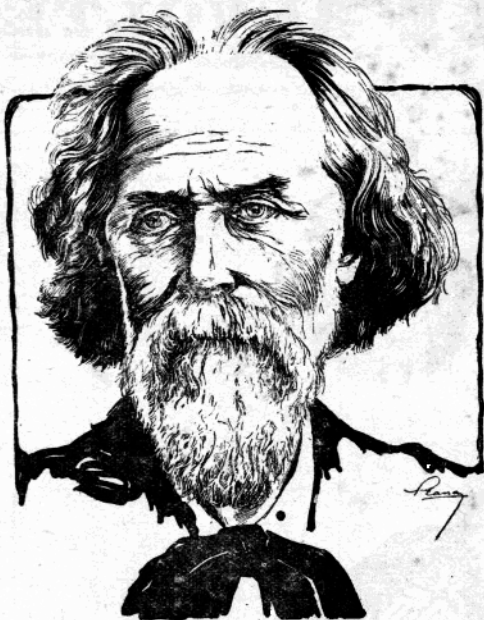


圖1.—E. 邵可侶畫像。  
PEANA 繪。

(錄自 *La Protesta*,  
*Suplemento Quin-*  
*cenal* 1930年2月15  
日。)

# LE RÉVOLTÉ

Organe socialiste

Paraissent tous les 15 jours

POUR LA SUISSE  
Paris 1907  
N. 10  
100

POUR L'ÉTRANGER  
Paris 1907  
N. 10  
100

Administration et Rédaction: rue du Nord, 10, GENEVE

### La Grève.

Quand nous lisons que le syndicat ouvrier est en grève, nous nous demandons d'abord si ce n'est pas le syndicat ouvrier qui a déclaré la grève, ou si ce n'est pas le patron qui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une question qui se pose à l'esprit de tout homme qui se respecte. Et c'est une question qui se pose à l'esprit de tout homme qui se respecte.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Il est évident que si le patron a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 veut empêcher les ouvriers de travailler. Mais si les ouvriers ont déclaré la grève, c'est parce qu'ils veulent empêcher le patron de travailler.

圖2.—克魯泡特金創辦的刊物“反抗者”。

(根據當時出版的報紙複印。)





圖3。——兒童餓得不成  
人樣，臉現青色。(p. 5)  
法國 LEBASQUE 繪。

(錄自 J. GRAVE: *Le  
Mouvement Libér-  
taire sous la 3e Ré-  
publique*, 1930.)